

梦里江山

□孔庆艳

——

穿越时光，一程又一程。时间的久远和路途的坎坷，抵不过五千年的回响。

脚掌里盛得下一万里的归期，墨里的江山，正是我梦里的江山，宣纸上，写着一千年的爱恋。

真好。纯洁，无瑕，纯粹得如同我对墨的喜爱。白色，黑色，好一幅晕染的山水图。

世间存在着万物，就会有一万种可能。

梦想，是个永恒的话题，不管你能否感知到，它都一直在你骨子里流淌。

我只想大声告诉这个世界，我无比热爱我的江山和人们。

我不在宣纸上留一滴墨痕。我怕你发现我守护着的秘密。我要把它们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喜欢独处。享受那份安静与孤独。

喜欢墨的黑，它能带给人安静与孤独。

画一支墨菊，撕下一瓣儿一瓣儿的黑和孤独。

二

一只大鸟发出啼叫，它企图唤醒一座大山。

声音里带着沙哑。积攒了多少时光啊。我要跟它比试一场，听说懂墨的人，都有一颗柔软心。

一个不服输的人，要把毛笔变成一柄剑，只有最凌乱的步伐，才能缓解我的疼痛。

写一阙词，把山川、大河、沙漠、草原都写进去。再把词里的江山在梦里呈现。

如果回不到顶峰，不如站在山的脚下，按照一座山的姿势站立。

墨跟尺子是好友，它们时常在一起。有了它们就有了规矩。

可以仰仗一条大鱼，骑在它的背上，冲破墨的黑，也许可以重现光明。

三

江山太大，我一个女子的心怎么装得下。

江山里的人们啊，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故人，我要他们帮我完成我的江山梦。

我要在这里种下无限的希望，等着后人来，到那时，我站在远处看你，也等待收获。

绝不打扰你，像我崇拜一朵云，但绝不轻易触碰，更不敢用天空去盛放。

它怕孤独啊，要有一些事物陪伴才好。

你走来了。带着梦里的江山和人们，带着热情和亲爱，带着虔诚和敬畏。

再撒一粒种子，在泥土里发芽，我不要它结果，只要它用一树绿意来笼罩我。

四

土地、草木、牛羊、老人与孩子都是江山的一部分。

大河流域的地方，水草茂盛，那里的女人在孕育孩子，更像在孕育希望。

一个男人满面沧桑。

他是为了女人与孩子，我敬重这样的男人。男人，要做就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哪怕受伤了，也不说一个疼字。

在我的国度，这样的男人随处可见。就像春天你随处可见的蒲公英，它们四散到天涯，去完成你交付的使命。

不用多说一句话，他们懂得你的心之所想。

我们是一样的人啊，一样敬畏生命与太阳。

熬一味药。来拯救江山里的故人，那些虚伪、谎言在你亲手点燃的篝火上化为灰烬。

五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探路者，都是小马过河式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遇到了石头，咯疼了脚掌。

我听得见流水的声音，亦如我听得见自己的心声。

一个母亲呼唤她的孩子回家。

我是清醒的，还记得回家的路。

只是不愿想起，那个在河边走失的孩子，和唤他回家的母亲。

一个木匠，不光打磨桌椅，更愿意打磨他梦里的江山。

一把凿子，在路上行走，从此，大山上有了十八弯的山路。

一根绳子系着你和我的命，细数，打了八十一个结。

那是我们两个加起来的年龄总和。

那里真好，那里有我爱着的人们。

敖日其格的枫树红了

(外一首)

□潇潇

对 就是你来的那条路 持续整个秋季的眺望
在加油站斜对过转弯 遇见牛群
沿朝南的路口下道
直抵乌斯吐

走过一段树顶合抱的石板路
绕过哈日勿苏
远远看见
一棵三百年的山里红
满树鲜嫩欲滴的红豆

你不要停留
继续往前
在下一个村口
西边的沙土路上
会有一群小羊迎接你

你可以抱抱最小的那只
不远处
两头牛散步或吵架
或许和天气有关
寒流就要来了
你要快点上坩坩

透过层层叠叠的老绿和金黄
看到吗 你看到了吗
敖日其格的枫树红了
红得像我

被啃食的草根裸露着
树下踞窝填满落叶
风中弥漫秋意
明年是会“吹又生”吧

回来的路上
所有风景都退出视线
远处灯光若隐若现
指点迷津

我们确定在回归路上
走过宝力勒岱
村尾石板路转弯处
一群牛点亮眼睛

车子慢下来
等它们一头接着一头
踏碎满达哈的夜色
把背负的草原带回人间烟火
红得像我

秋虫声声伴月明

□张海新

乡村的四季中，秋天的月夜是最迷人的。

几时的秋夜，当月亮爬上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坐在院子里。大人们在皎洁的月光下一边剥玉米，一边轻声说笑，我和弟弟们尽情嬉戏玩闹。

秋天的夜空，高远而澄明。深邃的天幕上悬挂着一轮圆月，硕大饱满，它是丰腴华贵的少妇，妩媚、端庄，风情万种。又宛如一坛陈年美酒，散发着醇厚的幽香，令人“沉醉不知归路”。

月光如水般一泻千里，你甚至可以听到汨汨水波流动的声音，远处的田野、村庄，近处的花草树木，全都沐浴在月光的柔波里，被洗涤得洁净澄亮。在月夜里听秋虫声声鸣叫，仿佛是听孔子讲“不舍昼夜”，李白在吟诵“举杯邀明月”，苏轼在低唱“明月几时有”……道不尽的诗情画意。

朦胧月色下的广袤大地，是秋虫们演奏的大舞台。它们是自由的，田间、草丛、墙根，拉弦的、弹琴的、打鼓的，中西合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咕咕、唧唧、嗡嗡……千百万只秋虫一声长一声短地鸣唱，此起彼伏，共奏一首月光下的小夜曲，那清越美妙的旋律，在清风里萦绕着，让人心儿都跟着阵阵震颤。

虫鸣越是清亮、缠绵，月亮也就越是明亮、柔美。她在白莲花一样的云纱里穿行，走得缓慢又优雅。我想，她在悉心倾听这清纯的自然之音时，必定是入了迷，忘了回家的路吧。

月下捉蛴螬儿是最有趣的事。踏着月色，我和弟弟们屏息凝神，蹑手蹑脚地循声去寻蛴螬。它们是躲在哪块土疙瘩下？还是伏在哪堆草丛里呢？或者，就在那一蓬南瓜花中。蛴螬一定是在和我们捉迷藏，我们到了这边，它就在那边叫，我们到了那边，他们又在这边叫，好不恼人。我们只好分头行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捉到一只蛴螬。夜露打湿了鞋子和裤脚，我们也全然不管不顾，争先恐后地飞奔回家，向大人们报喜。

这时，外公总会把他用高粱秆扎成的小笼子提过来，我小心翼翼地吧唧吧唧地把蛴螬装进笼里，弟弟们放进去两朵带露珠的南瓜花儿，一个红艳艳的辣椒。外公把蛴螬悬挂在院子里的树上，蛴螬在吃饱喝足之后，开始扯着嗓子唱个不停。

夜深了，祖母催我们睡觉。我们躺在院子里的大床上，在如水的夜色里，沐浴着星月的光芒，伴着秋虫天籁般的美妙之音，安然入眠。梦里在婆娑的树影里，秋月的清辉洒一地，还有那悦耳的声声虫鸣。

牧羊猫

□沈德红

大家听说过牧羊犬，肯定没听说过牧羊猫吧？它是人们常说的橘猫，浑身像橘子一般的颜色，由一深一浅的花纹组成，特别漂亮。这只小猫，是自家猫生的，两个月后被离家一公里的亲友要了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北风呼呼地刮，冬天来了。到了夜晚，风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使劲捶打着门窗，偶尔还夹杂着猫的叫。起初我并没在意，一连几天夜里，都听到猫的叫，感觉不对劲，我打开门灯循声望去，原来竟是这只小橘猫回来了，它蜷缩成一团，全身打着哆嗦。

我赶紧把猫抱进屋里，放在炕头，用枕巾给它盖住，又拿出饭菜给它吃。它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眼泪流在了碗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猫是会哭的。

我家住在山里，交通不便，乡里开车来我家做核酸。忙乱的时候，它跟在我身边，看那么多穿防护服的陌生人，有点害怕，钻进了车底。

轿车远去时，它一声惨叫后就钻进玉米地，不见了踪影。我们反复找，总算把它找到了。当我的双手碰到它时，它就发出凄惨的叫，爱人说轿车把内脏压坏了，活不了啦。

我不信，把它抱回家。可它忍着痛走出去，躲在窗下的鸡窝底下，不肯出来，断断续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用纸箱在鸡窝边搭了一个窝，按时送饭，在水里加上去痛片和消炎药。每天夜里听着它没了动静，才昏昏沉沉睡去。

几天后，它能走动了，四肢敏捷，尾巴在屁股后面拖着，走路会拖出一道印子。我才知道，轿车只是压断了它的尾巴，它侥幸捡了一条命。

一个月后，它恢复正常，只是尾巴是歪的，卷成一个圆圈，挂在屁股后面，滑稽可笑。经过一次遗弃、一次意外的小橘猫，对我寸步不离，每天坚持和我一起牧羊，我们两个互相取暖，其乐融融。所有的亲友都知道我家有一只经历离奇的猫，亲切地称它为“牧羊猫”。

它特别有灵性，总喜欢卧在玉米地边，看羊走进去，就用爪子挠羊的脸，把羊轰走，让我倍感神奇。它大多时候，在草地里，追逐蚂蚱，抓虫子吃，有时候，也学着羊吃草，吃得津津有味。阳光暖和的时候，就一蹦一跳到我的怀里，打起瞌睡，喉咙里咕咕咕咕的，像一首美妙的小曲，诱得我也昏昏欲睡。

无聊时，我拿着树枝逗它玩，它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草地上跳跃，咬住树枝不放，逗得我开怀大笑。

和牧羊猫一起牧羊的日子，是我最有色彩、最幸福、最快乐时光。



西辽河 辽河之秋 李燕涛 摄

石榴是秋天的美人

□魏有花

当秋风给你涂上 美人儿的心事
美丽的腮红 被一层硬硬的壳子包着
石榴的心思便成熟了 酸也好
迎着金风 甜也好
沐浴着秋阳 总不肯吐出一粒
酝酿着羞红的心事 终于，经不住秋风的挑逗
噗嗤一声 便露出嫣然一笑的皓齿

石榴 这位季节的美人
坐在秋天的高枝
趴在农家的院头
将少女的怀春 尽情表露



邂逅扫帚梅

□若水

可风越狂，它越挺；雨越打，它越翠；太阳越灼，它越美。嗜嗜秋风，咀嚼秋露，借得梅花一缕魂，它的美丽可与晚秋的红枫有一拼，可与秋菊媲美。

一天夜晚，突降大雪。夜来风雪声，花落知多少？次日清晨，阳光初照，我迫不及待地骑上自行车，奔向担心了一夜的那片扫帚梅。我惊讶地发现，扫帚梅奇迹般地活着，居然还在白皑皑的雪地里依然仰着笑脸怒放着。一片洁白的雪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扫帚梅，它独领风骚，扬花吐蕊，在枝头鲜艳如初，拼命地不顾一切怒放生命的色彩。显得那么倔强、那么乍眼、那么鲜活，似乎在宣告着什么也不能阻挡它开花的愿望。叹服它顽强的生命力，给世间以幽香，给大地以温情，给人以启迪。凄厉的风，不能消磨它的意志。暴虐的雪，不能淡化它的色彩。它是那种即使凋零了也不失尊严的花，枯死枝头抑或凋零坠落，色泽不改、本性不移，碾作尘土为泥土更护花！

众香国里它不高雅，也不浓香，是最普通最不惹人注目的一种花。它不娇贵、不招摇、不妩媚，最容易

四指

□犁夫

了嗓子，也没人回应，睁眼一摸，才知道躺在棺材里了！”

“娘，阴间到底啥样？”

“啥样，也有山，也有水，和人间一样，就是做梦一样。”

“对了，你爹还告诉我，咱们房后的大树下埋着一罐子大洋和一把快枪，还有一个油布包，那是一个当兵的临死时交给你爹的。”

“你爹没的时候，他指了指三次房后，用手比划了一阵子大树，我没明白。”

“你爹是地下党，少了一根手指头，都叫他四指。”

“其实，四指是一个暗号，是为了接头用的。这是我爹死前告诉我的。”

“一个贩皮货的在咱家喝酒，你父亲倒酒时，他伸出了拇指，你父亲说，我在五指山有一个朋友，也是做皮货生意的，你们认识吗？”

“见过一面，在万泉河边上。”

你父亲和皮货商一起举杯：“干！”

“从此，你父亲打猎时，总额回一些带枪的人。深夜来，深夜走。后来，就解放了。”

“解放大军南下，你父亲跟着担架队走了，再无消息。听说去了台湾。再后来，你父亲回来探亲，找到了我们。”

说到这里，老太太有些哽咽：“你父亲嘴紧，啥也不跟我说。不是这次死而复生，我还真把你爹临死前的事给忘了！”

夜深了，灯还亮着。

办过丧事，本来是三天圆坟的时候，却办了喜事。刘家大院内，聚集了好多人，里三层外三层，都来瞅个热

闹。

房后的大树下，刘汉中三兄弟抡镐的抡镐，挥锹的挥锹，不一会儿工夫，就刨出了两米的大坑。这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大油布袋子。

打开袋子，一罐子大洋和一把快枪，还有一个油布包，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倒出坛子，大洋发出清脆的响声，快枪还有着光泽，在刘汉中兄弟三人的手里传递着。

“那个油布包里是什么？”人们猜测着：“金条？戒指？”

油布包打开了。

“哇！！！”人们发出了惊叹。

原来是一截手指，这截手指已成一截白骨，很平淡，静静的，一点也不扎眼。

此刻，人们才想起了“四指”的故事，原来如此！

罐子交给了博物馆，快枪交给了公安部门，刘汉中兄弟三人得到了捐赠证书。

这一天，正好是老太太烧三七的时候，死而复生的老太太修饰一新，特别在耳鬓边别上了一枝红花。

“他爹，四指，你现在再也不死了，可以是五个手指了，可以全手全指见你的父母了。你打发我找回你的断指，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吧包着断指的红包安放在朽烂的棺木里。

随后，又按照当地的风俗，把新挖开的坟里放一个大萝卜，埋上了。

